



蝴蝶飞不过

一个模特儿的
长篇自白文学

黄雯 著

 重庆出版社

蝴蝶飞不过

一个模特儿的长篇自白文学

黄雯○著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蝴蝶飞不过 / 黄雯著. —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5.6

ISBN 7-5366-7144-X

I. 蝴... II. 黄... III. 自传体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25782 号

HUDIE FEIBUGUO

蝴蝶飞不过

黄 雯 著

责任编辑 陈建军

特约编辑 王 勇

封面设计 图腾装帧设计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特约经销 北京华章同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电话 010—65949715/16/17—810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印制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13

字数 218 千字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66-7144-X /I · 1283

定价: 22.00 元

黄雯带着自己的独特经历
一个T型台上模特的经历
对夜晚的迷恋，对身体的敏感
对安全感的极度渴求
但又无法抹去眼神里的空洞茫然
在她的小说里，只有颠覆而无法寻找到一个出口
只有疼痛而无法安抚，只有回忆而没有未来
这是一种极度真实的记录
还带着些许的急躁和幼稚
但它真实



编辑荐语

这些从黑夜中、从一个华丽的身体中凝结出来的逼真文字
总是能在无法意料的地方触动内心的记忆
并以它内部的力度迫人去面对自己一再逃避的内心存在
她的文字充满了后现代的感官气息，拼贴、零散化、无中心以及
对庞大叙事结构的蔑视
像是一场华丽服装秀的那些过度的色彩和炫眼
在这一切的背后，剥开一层层的裱裹
就能直抵内核：一向被覆盖着的内心写作
在一个接一个看似不经意的爱情故事和毫无来由的情感纠缠里
隐藏着黄雯带有惊人天赋的直觉
她永远冷眼旁观着自己的作为
无论她是否爱过
她永远不会因此而遮蔽自己对于爱情、对于对方的深刻判断



职业：模特儿

身高：1.79 米

体重：56 公斤

三围：84、60、89

头发：黑色、中长

眼睛：褐色

参加历届中国国际服饰博览会及春秋品牌发布会,参演的国际品牌有: Gianni Versace, Chanel, Lina Rich, Maxmary, Zonko Koshino (小筱顺子) 等; 国内品牌有: 薄涛、衫衫、应大、圣雪绒、丽谷、白领等。

参加北京、上海、广州、大连、香港、宁波等服装节。参加历届国际车展, 品牌有: 大众、通用、马自达、现代等。参加电脑、珠宝及摩托罗拉、爱立信、三星等手机的产品展演。

为《时尚》、《瑞丽》、《追求》、《健康之友》、《时装》等杂志拍摄图片, 并拍摄多部 MTV, 参与影视广告的拍摄及 Vidal Sassoon 发型展示。

2001 年, 应柏林亚太文化节的邀请, 参加民族服饰展演。同年去韩国参加文化交流活动, 期间参演安德列金等著名服装设计师的作品。

我想说的是，我讨厌简历。

因为，简历老让我有一种脑门上贴了商标为了方便买卖的感受。简历是代表一个人存在的符号，是例行公事，不停地重复使用，直至呕吐。

简历服务于大众，由社会来分门别类，就像排列整齐的水果罐头，经过流水线后，贴上梨、苹果、橘子的标签，运到该去的地方。

我想，我是一个被漏掉的罐头。可能是从流水线上被同伴挤下来的，或是装箱后在运往目的地的路途中不小心掉下来的。于是，看着远行的同伴，我只有沉默和困惑。

在等着慢慢腐烂的一段时间里，我决定尽可能过得快活并有趣一点。

混乱、不遵循常规并非是件坏事。人总爱反复给自己定位，如果不这样，就仿佛找不着自己似的。我也许喜欢“混乱”，喜欢被迫停顿，让阳光暖洋洋地洒在身上，根本不想急着赶路。

我时常穿着时髦的服饰，在假定的马路上走来走去。对着台下一片漆黑，玩弄我的眼神。在临近闪烁的聚光灯下，尽可能骄傲地抬着头。我喜欢这个职业，正如我喜欢爱情一样。在灰暗的生命中，它们都起着一些麻醉的作用。我不会喝酒，从未真正醉过，我只懂得用坠入情网和转眼即逝的瞬间，来

成全生命的宿醉。

不仅仅是为了美的虚荣，重要的是它具有某种难以言说的超越性。在T台上，一切的准备和等待，都只为了最后几秒钟的绽放。我迷恋那个瞬间，仿佛台下所有的人的力量，汇聚在我身上。犹如听歌剧，经过平缓、跌宕的抒情，达至激情高音部分的宣泄经历。

仅此而已？我问自己。

是的。我想我是活在情绪里的人。这种情绪莫名其妙，没有来由，并且无法把握。另外，我还知道，我的一生都会在与自己不良情绪的对抗中度过。因为不这么干，我便溃不成军，我便会被抛向无底深渊。我真的害怕绝望，因此我决不让自己随便就失去控制。

我迷恋在台上的那些瞬间，它同爱情的许多时刻相似。于是，对于模特儿其他边三角四的信息和花边故事，我一点讲的兴趣都没有。

为了满足读者旺盛的好奇心，我推荐两本书，一本是《经纪人大全》，工具书；另一本是纪实花边文学，叫《世界超模纪实揭露》。或者把我写的一篇叫做《对中国模特行业现状及其未来发展若干问题的思考》的长篇大论，严肃地发表出来也行。那是我在读电影学院管理系时写的毕业论文。

我的论文写得不错，得了高分。不过，

对这样一个行业用如此严肃的语调大肆谈论，说句心里话，有些心虚，有种过于兴师动众的滑稽感。我还记得，在做论文答辩时，我坐在教室中间，面对一排导师，背后是全体学友，我就像个独舞的小丑，在众目睽睽之下做滑稽表演。我甚至坚持自己的观点，同讲台上的导师们唇枪舌剑。

我想，我缺少一种对自己的职业应有的斩钉截铁的信心。另外，我学的管理专业，同我在舞台上喜好的瞬间毫不相干。那时的我，喜欢分裂自己，好奇心旺盛，对一知半解的事情抱有兴趣。也许是好奇心害了我，它分散了我太多的注意力。我的目标不是定得太大以至于模糊不清，就是思绪过于的随意，使思考变得四分五裂。

我只知道，我急待一个坚实的出口。那是一种如一系列奔驰的火车，在深邃的山洞里热切盼望前方那个拱形的亮点越来越近的迫切之感。否则，当缓慢与停顿出现，很快我便会枯竭。令人头疼的是，在拙劣的现实面前，我的急迫、焦躁的情绪只能成为一种讽刺，就像马戏团里的小丑。小丑被训练出来故意逗人乐，而我则天生是个严肃认真的正面角色，却偏偏被人扣上了小丑的帽子。

一次，与一个叫朴树的抑郁型歌手聊

天。他说，人的本性是往下坠落，活着的人不断地要向上爬，因为落下来太容易，而向上的每一小步都极其艰难，所以要逼自己。

听他说出这样的话，我琢磨了半天，竟很有同感。看来平常要多逼逼自己了。可再一想，连个出口都没有，逼自己，却没有方向，这算什么活法？

我的这些论调，似乎与模特儿职业不太相符。这是个青春职业，就像春天盛开的花儿，轻松绽放，无忧无虑。年轻美貌、标致的体型以及浅浅的简单就足够了。有太多内心的感受，不是件好事。假如我是时尚人士，我同样喜欢挑选那些青春貌美、思想单纯的姑娘做模特儿。她们的外形叫人赏心悦目，如果再加一点先天的悟性，就足够了。她们就像经过特殊打制的精美瓷器，在应有的位置上，静待守候，发挥功用就好。其他附着在这个形式以外的东西，都是对自身资源的浪费。

是一颗好棋子，就该在棋盘上守着规矩跳舞。而我却是一粒不太守规矩的棋子，一边大谈所谓的规则，一边又在奋力挣脱。

记得我曾经对初恋男友大放厥词：“为了爱，宁愿第二天去死。”

我还记得说此话时的场景和气氛，包括我的坐姿，交错放着的双手。我盯着窗外的几缕光线，情绪激昂得像舞台剧里的哈姆雷特。

这样的激情源于我对失去爱情的恐惧，我在担心和他的爱情会迅速消逝，那是我试图挽留他的一种姿态。这姿态在那个瞬间与我的内心是和谐的。我把爱情想像得很崇高，自己让自己感动，并期待对方能以相同的状态配合，恨不得陪着我激动地流下眼泪。

可笑的是，我找错了对象。这个比我大将近十岁的男人，用一种看着病人似的目光看了我一眼，低头反驳了几句。说的什么，已想不起来了，只记得他脸上掠过的那一丝不屑的神情，着实打击了我。一时间，我像个逃兵，被一个叫“虚伪的煽情”的词刺痛得狼狈不堪。

我的幼稚初恋，呈散落状，浮游在记忆的各处，很难再收拾成一个完整的故事。我只对它的雏形、片段印象深刻。

我母亲曾经反对我看一些大部头的书，担心我会被书“毒害”，被理想化的爱情弄晕，人会变得虚无缥缈。她告诫我永远要务实地生活，选定目标，出人头地，少去胡思乱想，分散精力。但我做不到。

幻想爱情，对我来说，比学习数学容易得多，一不用死记硬背，二不用强迫用功，总能随心所欲，靠天性就能成就。尽管结果总是以幻灭告终，我还是乐此不疲。

那句为爱赴死的狂言的确有其出处。在很小的年纪时，我读了考琳·麦卡洛的《荆棘鸟》。当时我的外婆正在翻看此书，直到今天我仍不明白，她老人家怎么会读如此激情洋溢的爱情小说。

胸前戴着荆棘的小鸟追随的是一种永恒的法则：它不知道什么会刺破它的胸膛，也不知道它会死于自己的歌唱。在非常短的一瞬间，荆棘刺进了胸膛。它不知道紧接着就是死亡的到来，只是执著地歌唱，直到生命离开了它的躯壳。可是，当我们把荆棘放进自己的胸膛，我们是知道的，我们是了解的，但是我们还是要把它放进去，还是要把它放进自己的胸膛。

这是《荆棘鸟》一书的尾声，是我早期对爱的存在意义的理想诠释。

所谓集体生活在我今天看来，就像罐头搁上了流水线一样。顺着流水线走，不变成异类，最后成为合格品。

1.

童年与母亲是我生命中极重要的两个符号。

7岁之前我从未见过母亲，在我稚嫩的脑袋里，从未有母亲的概念。母亲生下我不久就同父亲离异了。她生我的时候难产，胎儿太大。后来，母亲告诉我说，她怀孕时太贪嘴，以至于孩子在肚子里长得太大。当时不时兴剖腹产，因此母亲吃尽了苦头。

母亲痛恨文革，不仅仅因为文革耽误了她的青春，还因为在生我那天晚上，大夫因为急着去听思想汇报，在缝合伤口时敷衍了事，留下了后遗症，使她的身体常年不适。

7岁之前我只习惯父亲和奶奶两个角色，我认为这理所当然。父亲怕我对他们过

分依赖，影响性格发展，变得软弱，决定让我适应“集体”生活。于是，在后来二十余年的时光中，我几乎总是过着集体生活。而所谓集体生活在我今天看来，就像罐头搁上了流水线一样。顺着流水线走，不变成异类，最后成为合格品。

在幼儿园，我只在每星期六被父亲接回家，星期一再送回来。我被迫同陌生的小孩和老师相处。于是，从那会儿开始我便学会了虚伪。幼儿园里的两个老师，被我称为好人和坏人。好的那位对小孩十分和蔼，没有偏见，整天笑眯眯的，十分和善。坏的那位长得很好看，可老是凶巴巴的，性情喜怒无常。最重要的是，她不喜欢我。我怕她，

因此也恨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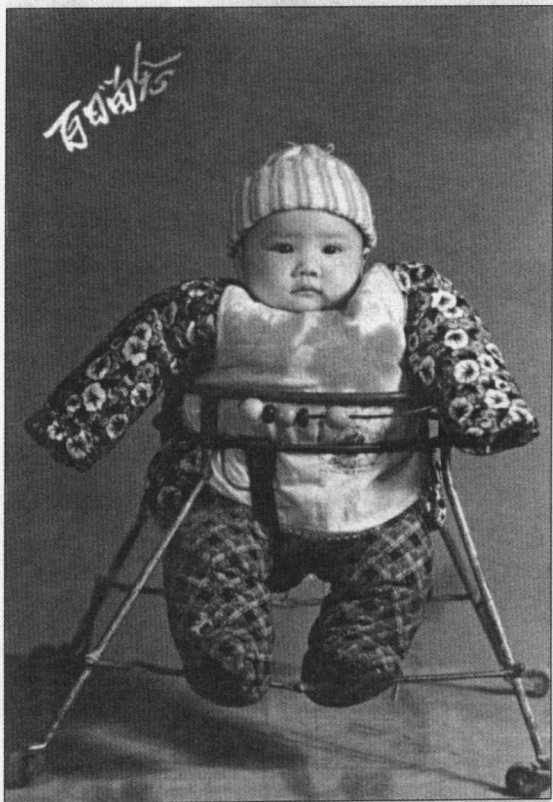
我孤僻的性格从这时起开始形成。当第一天父亲把我领进幼儿园那一刻起，我就恐惧得浑身发抖。幼时的恐惧体验在我长大后，依然留有印记。我不知道为什么害怕，这直觉来自天生，让我对这个世界从一开始就怀有敌意。

终于，我还是无法适应幼儿园的生活，不到一个月就离开了。

那天是星期六，父亲由于工作忙忘了接我回家。那是一段仿佛天塌下来的经历。我独自站在门口，手里拎着一个塑料筐，里面装着幼儿园发的食物和水果。天色暗了，父亲还没来。我决定一个人走回家。

这个主意不错，于是我开始回忆过去父亲送我回家的路线。过三个小路口会有一个三岔路口，再向左拐一直走，经过形形色色的商店，还有一家我生病总去的医院，在一个总给我糖吃的大伯开的小商店的左侧，会出现一条有坡度的马路，继续往前走经过两家有狗叫的大院门口，能看见一条水沟，沿着水沟走到尽头，能看见一个生锈的水龙头。再一抬眼，就能瞧见奶奶在门口等着我了。

我的百日留念照，一生中的第一张照片。照片的质量非常好，很珍贵。母亲是难产，因为我生下来时



有 1 0 斤 8 两 重，还以为 是 双胞胎。五六岁时我有照相馆恐惧症，可看这张照片，我得感谢那家照相馆。

现在回想那条回家路线，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一个三岁的女孩能独自一人走完，何况当时天色已晚。当我回到奶奶身边时，看见她拿着条毛巾直抹眼泪。她搂着我不断安慰说，以后再也不回幼儿园了。

我又回到温暖的家中，同周围邻居的小孩整日混在一起。

我总爱生病，一到冬天就感冒发烧，成天吃药，以至于满嘴四环素牙，害得我老挨骂，说我每天不好好刷牙。要不就被奶奶端着一碗中药追得满院跑，结果还是一勺糖一勺药，闭上眼睛勉强服下。

我还时常莫名其妙地摔得鼻青脸肿的。一次我立在水沟旁边，试图双脚跳到对面去（平时单脚可以自如跨越）。在起跳的瞬间我分明感到要过去了，可一股鬼使神差的力量将我拉到沟里去了。不远处有人下夜班，听见声响，把我捞起来送回家中。我不记得是不是在哭，只记得奶奶在给我的膝盖擦红药

水时说：这丫头正在长个儿。

关于记忆中的事件、人物、场景多半伴随着某种气味和色彩。比如，幼儿园的生活总是黄昏与晚上，衣服上总散发出碎面包渣儿的气味。在其后的自由自在的一段时光里，仿佛总和春天有关，四处弥漫着被自行车和脚印压过的泥土味儿，还有隔壁大院墙上的牵牛花的气息。

我似乎比一般的孩子胆小。一次，我和邻居家的几个小孩玩“爬楼梯”游戏，所有的小孩全都爬到了顶端，我试图爬上去和他们在一起，可重复了好多次，当我爬到一半时，就放弃了，因为太容易害怕，只能一个人愣愣地站在下面看着他们。他们大声叫着我的名字，取笑我。我不知所措。当我抬头注视他们的那一刹那间，恍惚了好一会儿。

我很难说清楚那一瞬间的感受，就像在看老式相机拍的一张曝光过度的照片的感觉。

我所知道的是，那一瞬间同自尊受到伤害关系不大，我并没有因为自己比他们胆小而羞愧难当。相反，他们的行为让我产生强烈的困惑。他们都在“上面”，剩我一个人在“下面”，这有什么不妥吗？我愣在原地好半天，脑子里一片空白，心情奇怪地宁静。

他们的嘲笑声渐渐远去，我丝毫不觉得刺耳。看着他们在刺眼的光线下晃动的四

肢，我有了十分明确的隔离感，觉得自己在这样一个群体里成了陌生人，于是寂寞便升起来，完全覆盖住那一点轻微的羞愧情绪。

到底是他们的问题还是自己的问题呢？这使我困惑。抬头那一瞬间的画面，让自己处在一个旁观者的位置，看着他们欣喜若狂的肢体语言，突然感到自己的宁静也是可以有借口的。

刚满一岁的
我，被母亲放在院子里的
木床上，那时候的木床头比
现在高很多，母亲说，
她经常把我扔到床头一角，
让我自己玩。床头很高，也
不会担心我掉下来，并且
我一生下来就比
别的孩子会笑。



我后来回想抬头看他们的时候，我迎着强烈的阳光，光线太刺眼了，以至于产生了一些轻微的幻觉。

母亲在我生活里的出现是有迹象的。

我总是莫名其妙地收到一些毛衣、故事书、铅笔盒以及诸如此类的礼物，并且家里的气氛也显出些异样，就像屋子里早已习以为常的气氛即将被窗外某种不知来由的气息侵入而产生的不稳定心情。我很烦恼，不明白将要出现在我面前的这个女人对我来说有何意义。

在父亲的指导下，我给母亲写了封满是错别字的信，内容就是我怎么如何想念她，急迫地等着她的到来等等。信里的话其实全是谎言，我根本不知道这人是谁，如何谈得上十分想念？

母亲和父亲复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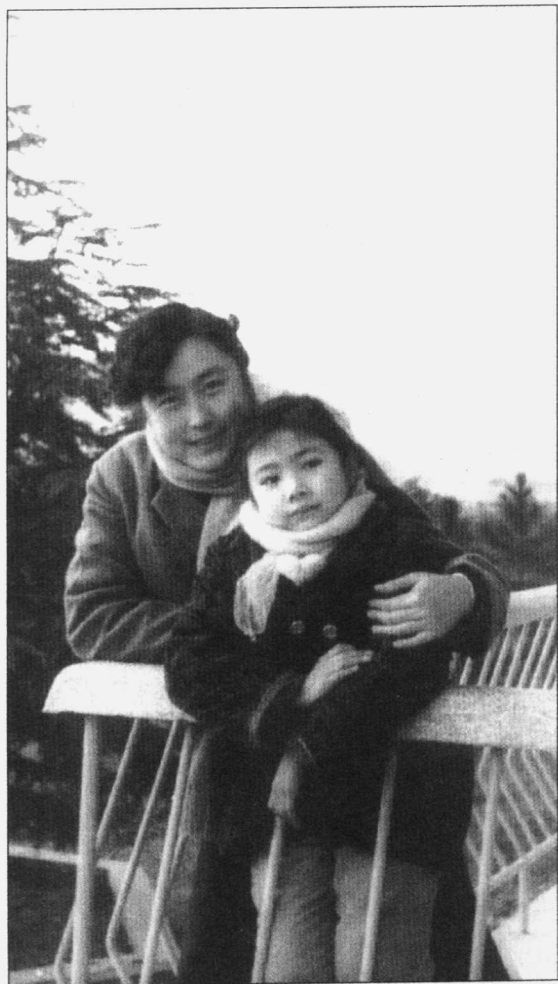
在此之前她来看了我一次，就这一次她决定留下。原因是她看到我对她依依不

舍。由于血脉相连，也由于我的乖巧讨她喜欢。接受母亲对年幼的我来说费了不少周折，可尽管如此，我在她面前的表现很和她的意。

我说过，我对人具有合理的条件反射，别人对我的态度决定着我与他配合的方式。就这一点来说，我是个没有创造力的孩子。

除非有人打扰了我的深度“睡眠”，并且是突发的。基本上我容易随遇而安。

母亲的“打扰”是无法避免的，也是渐进的，于是我的“接受”也是绵长的。母亲的态度暧昧、多变，于是我内心波动不断，会出现随机性的循环反应。这就像是在考验我本不发达的神经，直至把我造就成两个极端：或是一个战士，或是一个懦弱的逃兵。



母亲重回到我身边

带给我许多的礼物，有新的铅笔盒、小人书、新书包，还有这件新外套。

可是我同她之间老有距离，

比同父亲疏远得多。

可我喜欢被母亲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这样我会比别的小朋友神气很多。

2.

我害怕房间角落里的一个地球仪。

那是母亲教课使用过又废弃掉的。它被一层透明的纱布裹着，表面上奇形怪状的线条与相对均衡的维度清晰可见。我不明白为什么会对它产生恐惧，以至于为了避免看到它，总要绕道避开。它好似一个异物，举

棋不定地躲在角落里，任灰尘覆盖。并且那种蓝色，让人有一种要沉溺的恐惧和忧虑。

沉浸在一种没有变化的颜色里，是没有痛苦的，只有恐惧。

每次打扫卫生，都会有意避开它，因为每擦一寸灰尘，都会显露一次狰狞面目。地球仪上的不规则图案，就像一些软体动物被肢解后大大小小的碎片重新拼凑而成，弥漫着奇怪的塑胶味儿。它转动起来时，算是一个玩具。可一旦静止，那种感觉又会来临。只有让它疯狂转动，才能抑制住我的不安。可这世上哪有不停旋转的地球仪呢？除非我变成疯子。

我不可能变成疯子，因为我旺盛的好奇心与良好的自我控制，起码在我成为疯子之前，会努力做到健康、精力充沛、对聪明才智善加利用，如此才可善罢甘休。

母亲努力修炼我的后天，让我成为对现实世界疯癫的人。并且她身体力行，以个人魅力来影响我。我的领悟力极好，我比一般的孩子聪明，具体表现在我能从父母苦口婆心的教导中了解真实意图，那就是，他们将自己无法实现的目标，转嫁到下一代身上，指望我来帮助他们完成。

母亲的教育方式属于心血来潮，我像每个孩子一样，做了错事少不了挨骂挨打。

有一次，因为我偷偷改了成绩单，没瞒过她的眼睛，遭到十分严厉的训斥。一阵痛打后，我对她说，你打死我好了。母亲愣了一会儿，把我独自留在黑暗的屋子里，锁上门走了。那是我最早一次体验绝望。

母亲对我好的时候，我就像泡在蜜糖里。她抚摸着，我，仿如爱她自个儿一样。她还用美食“诱惑”我的食欲。我像个受到惊吓的小怪物，成天战战兢兢忐忑不安的。过度的训斥和过度的热情，使我茫然无所适从。

然而，那几年里，我的想像力空前膨胀。

我喜欢上了自言自语的游戏。为了创造出多个角色的对话与场景，房间里所有的物件都派上了想像的用场。

床是最大的乐园，每天夜里在关灯前都会重复想像一个场景：四面都是海水，我在一条船上与一个动物或是一个人在一起，说的都是些顾影自怜的对白。如果在夏天，床边支起了蚊帐，还会把它当成船上的帆。我会从枕头下装着拿出一个珍贵的玩意，小心翼翼地捧在手里，作珍惜状。我时常裹着被子从床这头走到那头，扮演两个角色相互对话，做出喜和悲的表情。时常，我躲在被子里用手电筒照自己的身体，希望从中发现什么。